B
126
S415
V.4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兩晉清談卷五目錄

辯亡論　千里蓴羹
二陸優劣　黃耳寄書
豪士賦　五等論
華亭鶴唳　子患才多
笑疾　勿爲常談
男子與語　有女無男
弼冢談玄　陸喜自叙
連璧　抵疑

昆弟誥　生奢死儉
藉田賦　榷稅
公孫報德　西征賦
閑居賦　孫秀報怨
金谷詩讖　投果擲石
安身論　釋奠頌
乘輿箴　劍閣銘
榷論　七命
徙戎論　官職同名

陳諫五事　施敬府主
非卿所能目　枕流漱石
婦服作詩　遂初賦
齋前一松　許將北面
作金石聲　沙汰簸颺
須綽碑文　募格
偏箱車　夾道累磁石
我女與卿女作婢　日滿受降
合浦採珠　君相當貴

陽狂拔刀　抗不及喜
三害未除　亡國之感
專斷而來　三定江南
一門五侯　李八百
屋梁躍出　捉婢上車
左軍至　射雉安衆心
陳訓善相　呼爲氏賊
無復見勝　牛眠地
貂蟬盈坐　五公

女不從坐　論班固司馬遷
但言爾爾　燉煌五龍
善草書　草書狀
銅驢石地　不足汙吾見也

兩晉清談卷五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辨亡論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作辯亡論二篇

千里蓴羹　機嘗詣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一陸優劣　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志爲穎左長史卒譖害之

黃耳寄書　齊王旣誅趙王倫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旣而羇寓京師久無家

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

豪士賦　機以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

五等論　機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

華亭鶴唳　機受成都王穎命假大都督討長沙王乂戰於鹿苑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

不流將軍賈稜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頴所嬖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没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頴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頴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

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
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
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
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嘆曰華亭
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于車中年四十三其二
子蔚夏亦死是日昏霧晝合大風尺雪人以爲陸
氏之寃云

子患才多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
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

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宏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笑疾　陸雲字士龍與兄機俱入洛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

落水人救獲免

勿爲常談　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埜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

男子與語　雲爲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

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俱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有女無男　雲以孟玖讒害被誅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

𤨏冡談元　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丰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𤨏冡雲本無元學自是談老殊進

陸喜自叙　陸喜字恭仲嘗爲自叙其畧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

機讀幽通思元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眞所謂忍愧
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借稱諸葛
孔明以行其書也

連璧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
善構新詞而皃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
茵京都謂之連璧

抵疑 湛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
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

昆弟誥 湛出爲野王令以郵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

清務閒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

生奢死儉　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没遺命小棺薄殮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籍田賦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鄉里稱爲神童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

樆稅　岳由河陽令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樆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

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值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因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

槅通軛張衡西征賦商旅連槅冩鞍皆有所憩又諸刼盜皆起於迥絶止乎入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巳發有追不敢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權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晨昏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權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祗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權獨復何入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

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令賤吏疲人獨專榷稅
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
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洒掃以
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
朝廷從之

公孫報德　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留於河陽善鼓琴
頗屬文岳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
爲楚王瑋長史專生殺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
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

瑋謂之假吏故得免

西征賦　岳選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

閑居賦　岳性輕躁趨世利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

孫秀報怨　初岳父芘（鼻庇二音）爲瑯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岳因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

金谷詩讖　岳與石崇被收俱不相知崇先已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投果擲石　岳美姿儀辭藻絶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

擲之委頓而返

安身論　潘尼字正叔岳從子性靜退著安身論以明所守

釋奠頌　尼爲太子舍人上釋奠頌

乘輿箴　尼爲著作郎作乘輿箴

劍閣銘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

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
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
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
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
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
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寔由
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尠不
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
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

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劒閣山

權論　戴著權論慨無所展其才也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元見而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七命　張協字景陽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

徙戎論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以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十年而夷狄大亂時服其深識

官職同名　統叔父春選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寔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廻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

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尊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宏朝廷從之

陳諫五事　統爲太子洗馬太子頗有失德統陳五事切諫不能用

施敬府主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

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
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叅軍不敬府主楚既輕
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非卿所能目　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枕流漱石　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婦服作詩　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濟濟曰未知文生
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遂初賦　孫綽字興公楚之孫也少與高陽許詢俱有
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
初賦以寓意
齋前一松　綽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
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
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耶
許將北面　綽與許詢皆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

於綽或愛綽才藻則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
君何如許綽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
一唫許將北面矣
作金石聲　綽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
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
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
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輙云應是我輩
語
沙汰簸颺　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

前頓詡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須綽碑文　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郄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郄音隙郤音却案字典較定

募格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時河西羌盛道路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

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

時柯杖見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
給三年軍資後虜果爲隆所破
偏箱車　隆西渡温水虜百計乘險遏隆隆依八陣圖
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
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
夾道累磁石　隆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
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
以爲神
我女與卿女作婢　胡奮字元威安定臨涇人女選入

爲貴人僖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貴哭曰老奴不死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僖旣舊臣兼以椒戚遷左僕射加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奢謂之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僖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

門滿受降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初霍弋之遣楊稷毛炅等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

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
盡乞降璜不許給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
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
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
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合浦採珠　璜疏言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
惟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
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
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

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君相當貴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

珝音許玉名

陽狂拔刀　彥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畧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

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

抗不及喜　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璜卒（即陶璜）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

三害未除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

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
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
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
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
此爲患吾能除之遂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蛟
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人謂
處死皆相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
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
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

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

不彰處遂厲志好學鄱音婆郎今饒州

亡國之感　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

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慼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

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

有慙色

專斷而來　處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

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

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

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

三定江南　周玘字宣佩處長子一平江夏賊石氷一平揚州陳敏一平吳興錢璯封烏程縣侯

一門五侯　周札字宣季封漳浦亭侯又改封東遷縣侯兄靖子懋清流亭侯贊武康縣[illegible]鄉侯

烏程公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李八百　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宏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灊音潛水名

屋梁躍出　周筵初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

捉婢上車　周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

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
彊暴若此

左軍至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避地尋陽因家
焉與諸軍共征杜弢賊將張彥陷豫章訪臨陣斬
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
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密遣人如樵
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
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
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

無救軍當還掩入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弢音叨

射雉安衆心　賊將杜曾寇害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亂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亂馳馬告

訪訪怒叱令更進亂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聳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聳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沌音篆水名在江夏甄音堅兩翼也

陳訓善相　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當

下壽優劣更由年耳
呼爲氏賊　周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至
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
潼虓固守涪城遣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
堅將朱肜邀獲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
曰虓受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
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
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爲氏
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

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冲說賊釁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殺之適成其名

遂撻之徒于太原後堅又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中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虓音哮 涪音浮 氐音堤

無復見勝 周光少有父風父即訪孫瓊也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

牛眠地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不知所在

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
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
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
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
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貂蟬盈坐　趙王倫篡位諸黨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
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
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
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

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五公　齊王冏攸子既誅趙王倫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屬掾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

軍封葛旟爲牟平公路秀爲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眞安鄉公韓泰封郥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

女不從坐　解結字叔連濟南著人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解門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

論班固司馬遷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論班固司

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

多不載

但言爾爾　張方河間人初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顒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柰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旣入顒

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旣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顒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燉煌五龍 屯皇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燉煌五龍 汜本凡遭秦亂

避地汜水因改焉汜音凡醜音酬白虎紛髾結二音

善草書　靖與尙書令衞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瓘音貫玉名

草書狀　靖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旣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兹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竝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

怒逼其巒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縈
棣融融載其華元熊對距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
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
氣轉相比附窈嬈蕭苕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
中持疑而猶豫元螭狻獸嬉其間騰猨飛鼺相奔
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
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倔儻而不羣
或若自檢于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
精微耽此文憲守道秉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

形不判去繁存徵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　雨行氷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于紈素垂百世之殊觀磟音蚪又音鏐欻許勿切音𢇍勿也宊音窪嬈音饒苦失廉切又詩廉切音店𩂏音𪓐鼃鼠別名也劔昌六切音娖又音齱

銅駞石地　靖有先識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駞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

宮殿焉

不足汙吾兒也　索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八時人壯之綝音村

兩晉清談卷六目錄

漢陵中物　君子也
比楊擬張　揚雄不如王莽
哭弟者荀道將　屠伯
唯讀老子　音律自通
贈詩攄憤　先吾著鞭
淸嘯吹笳　洛中奕奕
越府三才　奪妾
聞雞起舞　中流擊楫

布囊盛土　父老咏恩
大將當死　奴價倍婢
何必圍棋　月旦私法
神錐神鎚　灌園鬻菜
禱子逢祠　文鴦苦戰
常持晉節　何通桓氏
將相之器　騎從觀禊
江左夷吾　飲宴新亭
練布單衣　惟聞吳語

麈柄驅牛　元規塵
百官拜陵　相與有瓜葛
百萬買悅　僕是蔣侯
庭中曬髮　黑頭公
大筆如椽　欲哭謝公
大令小令　安得十女壻
持更歎苦　下教捕魚
酒分三品　不宜聽樂
一紙賢於十部　截髮留賓

小君猶母　何與小人共載
用官物討官賊　弔客化鶴
商船誘賊　運甓
牧猪奴戲耳　不個而戲
竹頭木屑　蘇武節不如是
遵養時賊　武昌西門前柳
飲酒定限　皆有定籌
織梭化龍　夢生八翼
中指豐理　絕裾

錢鳳何人　燃犀
含飯兩頰　築宅章安
撒錢都盡　超鬚珣短
入幕之賓　可呈此箱
鼠輩敢爾　好入樓遁
足黍正始　三俊
割炙啗之　復能嘗此不

兩晉清談卷六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漢陵中物　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滅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

君子也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初吳之未平也浚

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於泗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愼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珪圭同

比楊擬張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潛心道味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淸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楊雄不如王莽　簡才高而位在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

哭弟者苟道將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决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

屠伯　苟晞爲青州刺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

唯讀老子　劉柳字叔惠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

音律自通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性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輙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諫琨除潤

琨不納

贈詩攄憤　琨旣爲段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

賓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
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托意非常攄暢幽
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
奇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志重以詩贈之

先吾着鞭　琨少負志氣有縱横才善交勝已而頗浮
夸與范陽祖逖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
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淸嘯吹笳　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
計琨乃乘月登樓淸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

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賊
並棄圍走

洛中奕奕　劉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弟琨並尙書
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
孫越石

越府三才　東海王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
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
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
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

卽以爲左長史越旣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機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淸才

奪妾　王延有愛妾荆氏有音伎延死未斂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 娉同聘

聞雞起舞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與司空劉琨俱爲

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

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

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

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中流擊楫　逖受詔討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

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

慨歎

布囊盛土　石季龍領兵五萬來救陳川逖設奇擊之

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

守川故城住西臺遜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遜軍開東門相守四旬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走賊既獲米謂遜士衆豐飽而胡戍久饑益懼無復膽氣

父老詠恩　遜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尅獲亦由此也

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已務施不蓄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元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醊音輟酹也又聯續而祭之也

大將當死　逖病甚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

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邱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册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奴價倍婢　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

何必圍棋　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

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葢聞古人遭逢則以功
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今晉未有書而
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
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
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
就章猶皆行於世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
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納乃言於帝曰
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
稱濤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若使

修著一代之典褒貶予奪誠一時之儁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

月旦私法　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攷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

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殊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盗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

神錐神槌　梅陶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陶雅無以對

灌園鬻菜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初依石勒既棄勒而歸段匹磾後兵敗爲石季龍所得送之於勒

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
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尸狄
不足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
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
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
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
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
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唯天命所
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

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釁鼓之刑因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忠於其君乃命張賓延之於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眞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

禱子產祠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時劉聰遣從弟暢步

騎三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斬獲甚多暢僅以身免

文鴦苦戰　段匹磾為石季龍所遮從弟文鴦以其親

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趁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救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下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白

障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被執磾音低

常持晉節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爲石季龍所困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鴦亦遇鴆死

何道樞氏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

受拜流涕哀慼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爲遍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疏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

將相之器　王導字茂宏光祿大夫覽之孫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淸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騎從觀禊　初元帝徙鎮建康吳人不附月餘士庶莫

至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士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轝同輿又音豫

江左夷吾　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飲宴新亭　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飲宴周
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
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
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謝之顗音擬又音愷靜也又莊謹貌

練布單衣　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
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導乃與朝賢俱
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
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惟聞吳語　劉眞長見導導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

劉出曰未見他異唯聲吳語何乃渹猶言那行渹音轟

麈柄驅牛　導妻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元規塵　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感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庾音與

百官拜陵　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

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

相與有瓜葛　導長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又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

百萬買悅　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

僕是蔣侯　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

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庭中曬髮

導次子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色怒襲爵即邱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坐少頃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久之恬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竟無賓主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

奕棋爲中興第一懈音界

黑頭公　王珣字元琳導之孫洽之子弱冠與陳郡謝元爲桓溫掾俱爲桓溫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音荀

大筆如椽　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欲哭謝公　初謝安既與珣絕婚二族遂成仇隙及安薨珣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

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

大令小令　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嘆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獻之爲長兼中

書令世謂猷之爲大令珉爲小令二人素齊名云

珉音民

安得十女壻　劉宏字和季沛國相人旣平荊州以皮初功大表爲襄陽太守朝廷以襄陽名郡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宏之壻也宏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

持更歎苦　宏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
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宏愍之乃謫罰主者
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下教捕魚　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宏下
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爲利今公私並兼百
姓無復措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

酒分三品　宏在荆州舊制酒室中有齋中酒聽事酒
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乃下教投醪當與三
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

不宜聽樂　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宏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嘗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反送還本署

一紙賢於十部　宏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截髮留賓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苦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

小君猶母　侃爲廬江主簿太守張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

何與小人共載　豫章國郎中令楊暐侃州里也爲鄉
論所歸侃詣之暐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
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
雅謂暐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暐曰此人非凡器也
用官物討官賊　陳敏使弟恢寇武昌侃乃以運船爲
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
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
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弔客化鶴　侃丁母憂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

雙鶴冲天而去

商船誘賊　侃爲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刧掠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淸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

運甓　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牧猪奴戲耳　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

望自謂宏達耶

不佃而戲　侃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

竹頭木屑　侃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

蘇武節不如是　蘇峻之禍職由庾亮王導亦已出奔
及石頭平亮懼侃致討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
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王導入石頭城令
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
屏之

遵養時賊　郭默矯詔殺劉胤輒領江州侃上表討默
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
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舩艦成資
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

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旣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

武昌西門前柳　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飲酒定限　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

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
不敢踰

皆有定簿　侃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
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
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埜美
之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

織梭化龍　侃少時漁於雷澤得一織梭挂於壁有頃
雷雨化爲龍去

夢生八翼　侃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

登其入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臂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

中指豎理　侃少時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成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絶裾　温嶠字太眞司徒羨弟之子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表爲叅軍使將命江南勸進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

錢鳳何人　嶠有棟梁之任帝親倚之王敦忌之請爲左司馬嶠知其不臣於君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

理敦問嶠誰可作者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敦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

燃犀　嶠既平蘇峻將還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

含飯兩頰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

君賢欲其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築宅章安　郗愔字方回鑒子也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

散錢都盡　郄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

超髯珣短　超爲桓温參軍温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温主簿亦爲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入幕之賓　超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桓温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遺牋詣温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温得牋大喜卽轉愔爲會稽太守温懷不軌欲立覇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可呈此箱　郗超黨於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

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温往返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鼠輩敢爾　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嘗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

之命席便還延辭避惜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
子敢爾邪

好人棲遁　超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
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

足叅正始　超依佛有沙門支遁以清談著風流勝貴
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叅諸正始而遁常重
超以爲一時之儁

三俊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
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

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
號三俊例拜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
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
如作病何耳

割炙啖之　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
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故榮曰豈有終日執
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
督率遂救之得免

復能賞此不　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靈座吳郡

張翰哭之慟既而上床鼓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
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